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此有十三部

述意部　業因部　果報部　殺生部　偷盜部　邪婬部　妄語部　惡口部　兩舌部　綺語部　慳貪部　瞋恚部　邪見部

述意部第一

悲夫迷徒障重業三車而弗御漂淪苦海往焦爛而不疲若蜣蜋之樂臭屍猶飛蛾之投火眾良由迷流多劫備歷艱辛具受眾苦迄今熾盛故如來大悲不忍永棄示其苦樂令其欣厭故於此篇略明十惡罪福二行也

業因部第二

惟凡夫造業乃有多種自有六與身口相稱亦有身口與心違者據此而論凡動身口皆由心使若心不善方能損物若內有善方能順福雖復損益不同然三業之本以心為源故業起不同略須料簡如成實論云有三人俱

行繞塔一為念佛功德二為盜竊三
為清涼雖復身業同行而有善惡無
記三性殊別當知罪福由心身口業
相善惡不定是故四分律及成業等
若無心者雖誤殺父母不得逆罪亦
如嬰兒捉母乳身則不得罪以無染
心故若依毗曇即說依報色起方便
色以為身業聲為口業心是罪福體
隱而不說若依大乘教中實說身口
色聲常非罪福若說善惡皆唯是意
如意地思量發動身口即此意思是
身口業體若直意思不欲發身口者
但名意業故唯識論云如世人言賊燒
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尒
唯依心故善惡業成故經偈云
諸法心為本　諸法心為勝　離心無諸法
唯心身口名
故論釋云但有心識無身口業身口
業者但有名字實是意業身口名說
亦如臨終生邪見心則憶地獄起正見
心即生善處是故論云離心無思則無
身口業又遺教經云縱此心者喪人善
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正法念經云

有五因緣雖殺無罪一謂道行無記
心二無心傷殺蠕動蟻等命三若擲鐵
等無心殺生而斷物命四醫師治病爲
利益故與病者藥因打命終五然火
蟲入無心殺蟲蟲入火死如是五種
雖斷生命不得殺罪故知所造發業
皆由心起又如殺中約心境心境不同
有上中下初據境說如殺畜生比丘
得波逸提殺凡夫學人得波羅夷殺
害父母羅漢得五無間重罪殺邪見
斷善根人得罪最輕不如殺畜生罪
故涅槃經云菩薩知殺有三謂下中
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
薩示現生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
故殺者具受罪報中殺者謂從凡夫
至阿那含上殺者父母羅漢辟支畢
定菩薩若有能殺一闡提則不墮此
三種殺中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
死屍無有罪報闡提亦爾謂無重報非無輕苦
第二約心者結罪由心業有輕重如
瞋重則罪重瞋輕則罪輕故成論云
或以事重故有定報如於佛及佛弟
子若供養若不供養若輕毀心或以

心重故有五報如人以深厚纏毒殺害
蟲蟻重命輕心殺人若心無瞋非殺
上境乃至父母亦不成逆[illegible]
須作可知文正法念經云何不殺若稱殺柔
愛生微細蟲一不擣不磨知其有蟲護
此蟲命不轉與人復不殺生若牛馬駝
驢猪角皆於中生蟲若以漿水洗此
猪時不以草藥斷此蟲命以鳥毛羽
洗拭取蟲置餘臭爛敗穿之中令其
全命兼護此驢牛恐害其命復護蟲
命乃至蟻子若晝若夜不行放逸心
不念殺害見眾生欲食其蟲以其所
食而習易之令其得脫

果報部第三

如彌勒問經論云十不善業道有其
三種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
果報果者若生地獄中名果報果習
氣果者若從地獄出還生人中依殺
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
乃至依邪見故增癡心增上如是一切
名習氣果又如薩婆多論云如牛呞
比丘常作牛呞以世世牛中來故如
一比丘雖得漏盡而常以鏡自照以

[illegible]
世世從婬女中來故如目連比丘雖[業報]
得神通猶常戲跳以前世時曾獼猴
中來故增上果者從彼十種不善業
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
下霜雹棘刺塵土臭氣多有蛇蠍少
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
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且如殺者
故與所害眾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
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命故後生
人中得短命報由斷他眼觸性也餘報可知
亦如上受報篇中地持論說也
故涅槃經云何名為煩惱餘報若有
眾生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
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得鴿雀鴛鴦
鸚鵡青雀魚鼈獼猴麞鹿之屬若
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無根婬
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若有
眾生以殺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
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
毒蛇具四種毒一見毒二觸毒三囓
毒四螫毒虎狼師子熊羆貓狸鷹鷂
之屬若得人身具足十二諸惡律儀
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報若

有智近愚癡之人是報與時償於地
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象豬牛
羊水牛蚤虱蚊䖟蟻子等非若得人
身聾盲瘖瘂癃殘背傴諸根不具不
能受法若得出家諸根暗鈍喜犯第
三重戒是名餘報若有修習憍慢之
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
畜生身所謂糞蟲駝驢犬馬若生人
中或人奴婢身貪窮乞丐或得出家
常為衆人之所輕賤喜犯第四重戒
是名餘報緣使大意同癡不等別述
亦名五鈍使報
又菩薩戒經云復次長者我觀世間
一切衆生由於十種不善業道而能
害並喪處邪道多墮惡趣何等為十
一者奪命二者不與取三者邪婬四
者妄語五者離間語六者麤語七者
綺語八者貪著九者瞋恚十者邪見
長者我見衆生由是十種不善業故
乘來邪道多趣多向多樂惡道為欲
發得阿耨菩提超出一切諸邪道故以
持信持淨長養趣無上道
又智度論云佛語難提迦優婆塞殺

生有十罪何等爲十一者心常懷毒
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
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
畏之如見蛇虎五者睡時心怖寤亦
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
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因緣九者
身壞命終墮泥犁獄十者若出爲人
常當短命
如佛說不與取有十罪何等爲十一
者物主常瞋二者生人疑三者非時
非處行不籌量四者朋黨惡人遠離
賢善五者破善相六者得罪於官七
者財物沒入官八者種貧窮業因緣
九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爲人勤苦
求財爲人所共若王若賊若水若火
若不愛子用乃至藏埋亦失
如佛說邪婬有十罪何等爲十一者常爲
所婬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婦不睦常共
鬪諍三者諸不善法日日增長於諸善法日
日損減四者不守護身妻子孤寡五者
財產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爲人所
疑七者親屬知識所不愛喜八者種
怨家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死入地

法苑珠林第七十　第八張　十字

獄十者若出爲女多人共一夫若爲
男子婦不貞潔如是等種種因緣不
作是名不邪婬
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爲十一者
口氣常臭二者善神遠之非人得便
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者智人
謀議常不參豫五者常被誹謗醜惡
之聲周聞天下六者人所不敬雖有
教勅人不承用七者常多憂愁八者
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當墮
地獄十者若出爲人常被誹謗如是
種種不作是爲不妄語名曰善律儀
如佛說飲酒有三十六過失具如下五戒中說之
如是四罪不作是身善儀妄言不作
是口善律儀爲五戒律儀
又業報差別經云復有十業能令衆
生得外惡報若有衆生於十惡業多
修習故感諸外物悉不具足何等爲
十一者以其殺生業故令諸外報大
地鹹鹵藥草無力二者以其偷盜業
故感外霜雹螽蝗蟲等令世飢饉三
者以其邪婬業故感惡風雨及諸塵
埃四者以其妄語業故感生外物皆

恚臭穢五者以其兩舌業故感外大
地高下不平山陵堆阜株杌丘墟六
者以其惡口業故感生外報瓦石沙礫
麤澀惡物不可觸近七者以其綺語
業故令諸所有草木稠林枝條棘刺
八者以其貪多業故感生外報令諸
苗稼子實微細九者以其瞋恚業故
令諸樹木果實苦澀十者以其邪見
業故感生外報苗稼不實收穫甚少
如是十業得外惡報

殺生部第四 此別二部

迷意部第一

夫含識形六趣莫不戀戀而貪生受質
二儀並皆區區而畏死雖復日升況萬
品愚智千端至於避苦求安此情何
異所以驚禽投案猶請命於魏君窮
獸入廬乃祈生於區氏漢王去餌遂
感明珠之酬楊寶施華便致白環之
報乃至沙彌救蟻見壽長生流水濟
魚天降珍寶如此之類寧可具陳豈
容縱此無猒供斯有待斷他氣命絕
彼陰身遂令抱苦就終銜悲向盡大
地雖廣無處逃藏昊天既高靡從啓

詳是以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
恕己可為喻勿殺勿行杖但凡俗頑
徇邪見無明或為吉凶之私祈祀神
祈有多方占理危厄屠宰羣殺身供
撲求人之勝或復年移歲暮祭時
開天修修以降福野炎炎而趨焚燒
是獵逐風之駛馬捧奔電之良鷹
則巨闕干將弓則烏號繁弱遊御諸
藪澤彼林藪顛覆巢居割破窟宅
置罣罟野浮網彌山或前絡後遮左
遮右截峽塵漲日煙火衝天遂使鳥
失侶而驚飛獸離羣而奔迸屬同絃
而號落後抱樹而哀吟莫不臨崎谷
而悲號對林而絕歎於是前非苟
豪弓不虛彈遂脈洞匈脅解頭隔腦或
復鱗魚遊浩蕩顧清潭學釣鯉於河
岸同射鮒於井谷朱餌已掛無復待
信之能罄既懸長羅罪舟之瑞霏
貽飛走有地盡而南嚴或復捨豺孔
識恒中海伐邊境虜劉乎貢神武暉
後咎帝臺重尚勳干戈老后明君猶
須征伐所以昇臨之役乃著高名教
野之師芳稱盛德中平戈有捍百萬

[illegible]
而横行提五千而[illegible]
塵撲項帝於烏[illegible]
亭屍於都市無[illegible]
時如此之流弗可為記[illegible]成
山流血為海今者王[illegible]
逆揚兵擁節旆境[illegible]
居後勤雲旗之下[illegible]
輌信哉多嶮故刀下叩頸顙下乞命
如斯之罪不可具陳凡是衆生有相
侵害為怨為隙負命負身或作怨讐
之因便招多病之果願從今日永斷
相續盡未來際為菩提眷屬不[illegible]
縁法城等侶矣

引證部第二

如阜桑耶律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
中有一婆羅門常供養迦留陀夷其
婆羅門唯有一子長為取婦時婆羅
門臨終勅子吾死之後汝看尊者迦
留陀夷如我今日莫使有乏父母亡
後子奉父母教還復供養迦留陀夷
如父在日等無有異後於異時婆羅
門子出行不在囑婦供養是日便有
五百群賊中有一賊面首端正婦遥

見之逢使奚來便共私通迦留陀夷數
往其家婦恐沙門漏泄此事後共此
賊方便殺之波斯匿王聞於尊者迦
留陀夷為賊所殺王倍尊者瞋恚懊
惱即時便誅婆羅門家并殺左右千
八餘家捕五百賊斬截手足擲著塹
中比丘見已而白佛言迦留陀夷今
造何惡為婆羅門婦所殺耶佛告比
丘迦留陀夷乃往過去作大天祀主
天祀而共乞願祀主得已即便殺之
有五百人牽其一羊截於四足將詣
由殺羊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昔天
祀主今迦留陀夷是雖得羅漢餘殃
不盡今得此報介時羊者今婦是也
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為王截其
手足五百賊是佛告比丘若人殺害
所受果報終不朽敗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
有一長者名黎耆彌有七頭兒皆以
嫁娶最小兒婦字毗舍離甚有賢
智無事不知時黎耆彌以其家業悉
皆付之由其賢智波斯匿王敬禮為
妹有時懷妊月滿生三十二卵其一

[illegible]

卯中出一男兒顏貌端正勇徤非凡
一人之力敵於千夫長為納婦皆是
國中豪賢之女時毗舍離請佛及僧
於舍供養佛為說法合家悉得須陀
洹果唯最小兒未得道迹乘象出游
逢輔相子乘車橋上便捉擲著橋下
墮中傷破身體來告其父輔相語子
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諍勝當思
密報即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
鋼作刀著馬鞭中人賠一枚諸人愛
之歡喜納受常捉在手出入見王國
法見王禮不帶刀輔相見受便向王讒
毗舍離兒年盛力壯一人當千今懷
異計謀欲殺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
事審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
謂實皆悉殺之殺竟便以三十二頭盛
著一函封閉印之送與其婦當日毗
舍離請佛及僧就舍供養見王送函
謂王助供即欲開看佛止不聽待僧
食竟飯食訖已佛為說法無常苦等
時毗舍離得阿那含果佛去之後開
函見兒三十二頭由斷欲愛不至懊
惱但作是言痛哉悲矣人生有死不

得長者驅馳吾道何苦乃令三十二
兒婦家親族聞此事理福禍言大
王無道枉殺善人共集兵馬欲往報
讎王時恐怖走向佛所諸人圍遶國
繞祇桓阿難見王殺毗舍離三十二
子婦家親族欲為報讎合掌問佛有
何因緣三十二兒為王所殺佛告阿
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盜他一牛共
牽將到一老母舍欲共殺之老母歡
喜為辦殺具臨下刀時牛跪乞命諸
人意感遂尒殺之牛死誓言汝今殺
我我將來世終不放汝死已共食老
母食飽歡喜之言由來安客未如今
日佛告阿難尒時牛者今波斯匿王
是盜牛人者今毗舍離三十二子是
時老母者今毗舍離是由殺牛故五
百世中常為所殺老母歡喜五百世
中常為作母兒被殺時極懷摧惱今
值我故得阿那含果婦家親族聞佛
所說恚心便息各作是言此人自種
今受其報由殺一牛今尚如是何況
多也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懷怨
而欲殺害即投王前求哀懺悔王亦

釋然不問其罪向難白佛復作何福
豪貴男律值佛得道佛告阿難乃往
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合集衆香
以油和之欲往塗塔路中逢值二十
二人因而勸之共往塗塔塗竟發願
所生之處尊榮豪貴常爲母子值佛
得道從是以來五百世中生常尊貴
常爲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迹

正報頌曰

戲笑殺他命 悲號入地獄 身識與洋銅
灌注連相續 奔刀赴火鑊 碎裂碎其毒
億載苦萬端 傷心不可録

習報頌曰

殺生入四趣 受苦三塗畢 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憂疾 瘦病嬰艱苦 壽短常沈没
若有智情人 殺心寧放逸

感應緣 略引十七驗

宋撫軍將軍劉毅驗
梁時有人沐髮用雞卵白驗
梁時有人賣鱓爲業驗
梁時有客食炙肉驗
梁時有人殺牛繫剎柱下驗
梁時有郡曲藏盜賊手驗

齊時有人殺牛食卒驗
齊時有人捕魚覓魚齒驗
唐時殷安仁停客殺驢驗
唐時都督鄭公賓軌好殺驗
唐時潘果殺羊舌縮驗
唐時賀悅勒牛舌斷泣驗
唐時果毅孝政殺蠭驗
唐時有人為讎家所害驗
唐時齊士望燒雞子驗
唐封元則盜羊殺驗
唐京城西路店上人殺羊驗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為撫軍將
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
云藏桓家兒度為沙彌并殺四道人
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
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
久因遂得病不食日尒羸瘦當發楊
都時多有諍諫侵淩宰輔宋高祖因
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牛牧
寺僧白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
無執仇之理然何宜來此此師屢有
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
便歎咤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

右一驗出冤魂志中 [illegible]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發
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
發中啾啾數千雞雛鳴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䱇為業後生一
兒頭具䱇自頸以下方為人耳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
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
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
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
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
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為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
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
牛繫剎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
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
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啖醉飽便
臥簷下投醒即覺體痒爬搔癮胗因
尒須臾變成大患經十餘年便死
梁揚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
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
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
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時有一奉朝請[illegible]家甚豪侈[illegible]非手殺[illegible]
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
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齊時江陵高偉隨吳入齊凡數年向
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嚙之
而死右七驗出[illegible]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
以義寧元年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
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
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
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
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
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具
仗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
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
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
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
驢驢今諍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
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遙荅曰往者他
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
何為見追倩君還為我語驢我本不
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利當
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

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奈言畢而出
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
舉家持戒菜食云爾盧文勵說之安
仁今現在

唐雒州都督鄭公賓軌性好殺戮初
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
臺尚書韋雲起至貞觀二年冬在雒
州病甚困忽自言有人餉我瓜來左
右報冬月無瓜也公曰一盤好瓜何
故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也並是人
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
言畢而薨

唐京師有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
武德時任都水小吏下歸家與少年
數人出田遊戲過於塚間見一羊為
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
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
聞乃拔却羊舌於是夜殺食之後經
一年果舌漸消縮盡陳牒解吏富平
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許令開口驗之
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官
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答之元狀
官人一時彈指教令為羊追福寫法

[illegible]

華經等果發心信敬齋戒不絶爲年

修福後經一年吉漸得生事復如故

又語官陳牒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至

貞觀十八年爲監察御史自向臨説

耳 右三驗出冥報記

唐武德年中隰州大寧人賀悦永興

爲鄰人牛犯其稼穡乃以繩勒牛舌

斷永興後生子三人並皆瘖瘂不能

言語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年中爲右衛隰

川府左果毅孝政爲性躁急多爲殘

害府內先有蜜蠭一龕分飛聚於宅

南樹上孝政于時遣人移就別龕其

蠭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煮熱湯一

盆就樹淋蠭總以死盡殆無遺子至

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蠭

螫其舌上遂即洪腫塞口數日而卒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爲華州

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

兄疑一僧爲其家所害詣縣陳請義琰

案之不能得決夜中執燭委細窮問

至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

猶帶被傷之狀云某被傷姓名被打

殺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撿不然
[illegible]
恐被移向他處不可覓得義玖即
親往覓果如所陳壽論俾家一如具
伏當時聞見者莫不驚歎
唐魏州武强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
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
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
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
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雞
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共
吹之聲士望欣然趨走而入既入之
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闉城中有鼓
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徧地皆
是熱灰土壁周章不知所計燒灼其
足躰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
走向門其扉旣掩凡經一日有人命
門者曰開門放罪囚罪人出旣出即
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遙遲延不送
之始求以錢絹士望許諾遂經歷州
塗踐履荊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
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遂
入坑內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
焉使者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至顯慶中
為光祿寺太官掌膳時有西蕃客子
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至數十百口
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放作長生元
則乃竊令屠家烹宰收其錢直龍
朔元年夏六月雒陽大雨震雷震元
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頭
裂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右一驗出冥報拾遺錄
唐顯慶年中長安城西路側店上有
家新婦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買
得一羊欲殺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
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為徵遂即殺
之將肉入釜煮餘人貪料理葱蒜餅食
令產婦抱兒看煮肉抱兒火前釜大
極牢忽然自破釜湯衝灰火直射母
子母子俱亡親族及隣人見者莫不
酸切信知交驗豈得不慎店人見聞
之者永斷酒肉葷辛不食右一見店人向道俗說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